

# 《呼兰河传》——生活狂欢剧

李 娴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名篇之一,它的文体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散文、诗化小说、自传体等,研究者的纷争,终未能尘埃落定。笔者认为本文也可以解读为一部生活狂欢剧,并试图对文本进行提炼和解读构建,通过在舞台场景,生活狂欢,庙会狂欢及死亡话语来论述文本中的狂欢节元素,探究除旧迎新这一狂欢节主题。

**关键词:**舞台;狂欢;除旧迎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06-01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方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也可以这样说: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这是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既没有任何戏剧艺术特点的演出,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任意)形式。

呼兰河城,中国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在这里,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的方式得来。在这样一个物质匮乏,思想蒙昧的小镇,作者用她柔美优雅,幽默诙谐及深情暗藏的笔触写就了一幕生活即狂欢,狂欢即生活的狂欢剧。

## 一、舞台及其背景

中国多阡陌,家家户户通过道路紧紧相连,西方式的广场被更为巨大的“广场”所取代,在《呼兰河传》中则幻化为呼兰河城的所有存在,作者自小习画,美术的技法在《呼兰河传》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凭着画家的触觉,将存在于脑子的里狂欢意象形象化,实现了戏剧的文本化。《呼兰河传》摒弃了时间这条线索,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我”家,从街头到巷尾,以“我”家为中心,从远到近,以空间为轴,围绕呼兰河城内场景的不断更迭,构建了呼兰河城这一个具备广场意识的大舞台。作者采用了非传统的出场方式,在“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的场景描写中,舞台人物相续粉墨登场,卖馒头的老头,步履维艰的风趣描写,馒头被偷时,“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的话语开场,暗示了这部舞台剧的诙谐基调。

## 二、生活狂欢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笑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的。解读文本狂欢性,需要从可笑性入手,呼兰河人为我们演示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方面的可笑性。在这里作者巧妙地选择了儿童

视角,“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呼兰河传》,经由儿童视角,将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不予以加工,不对所述内容的矛盾性妄加评论,如涓涓溪水般,缓缓道来。儿童视角决定了文本的真实性及其叙述权力的特殊性。

呼兰河人是贫瘠的,然而他们的生活似乎并不痛苦沉闷,呼兰河冬日严寒而又漫长难耐,不管是晴天雨天,大泥坑从不会让人们失望,总会淹点或是陷点什么。“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大泥坑成了呼兰河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满足了谈资,“便宜”肉的愿望,还能扯上龙王爷,图得一时口快,甚至雨天过大泥坑成了奋斗和勇气的象征,“奋斗”的情景活灵活现,挑战成功的成就感,公鸡斗败的挫折感,对手却是一个大泥坑。许多不符合人们惯性思维的场景,重叠在天真单纯的童话语里,达到了幽默诙谐的效果。这就是呼延河人的日常生活,其可笑性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仿佛生活就是一场亘古不变的狂欢表演。

## 三、庙会狂欢

赵世瑜在《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一文中,将中国传统的庙会的特征归结为“原始性、全民性和反规范性。”这在《呼兰河传》的文本中也得到体现,“一年没有什么别的好看,就这一场大戏还能够轻易地放过吗?所以无论看不看,戏台底下是不能不来。”河岸沙滩成为了巴赫金眼中的广场,而狂欢节叙事中的咒骂和嬉笑在这里也得到了表达,“这来在戏台下看戏的,不料自己竟演起戏来,于是人们一窝蜂似的,都聚在这个真打真骂的活戏的方面来了。也有一些流氓混子之类,故意地叫着好,惹得全场的人哄笑大笑”。庙会狂欢并不没有轻易结束,“妇女无限制地或较少限制地参加庙会及娱神活动,是庙会狂欢反规范性的突出表现。”

此外,与庙会相关的还有请大神,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节庆活动。呼兰河人,虽也有庙会,也会在庙会祈愿,却对神灵又是抱着戏谑的心态。“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下转第8页)

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接,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您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

这是多么美其名曰的借口,又是多么狡猾的明哲保身,还是多么可恶的忘恩负义!造成他这样做的原因固然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是更多出于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与爱慕的本质所决定的。即使有一天他身居要职,真的能还记得潘三吗?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他绝对不会在想起这个曾经有恩于自己,而现在对自己完全无益的人。但是他却说的天衣无缝,掩盖的不留痕迹,足以暴露他的虚伪也暴露了对于权势财富的欲望和贪婪。这样一个巧言令色却忘恩负义的人,还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很喜欢也敬佩的不断上进的匡超人吗?性格决定命运。

### 三、从婚姻关系看匡超人

他的虚伪和自私还表现在他对待原配妻子的态度上。为了能让自己不被潘三的案子所拖累,他不顾妻子的感受和心意,自己毅然卖掉房子,把妻子送到乡下,直接促成了她的死亡。而妻子在老家望穿秋水等着盼着病着煎熬着的时候,匡超人又在哪里呢?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更为了荣华富贵,他用《琵琶记》作幌子,心安理得再娶。知道了自己的原配妻子已死,却用莫须有的所谓的“诰命夫人”的头衔和荣华富贵来糊

(上接第6页)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而“大神一看这场面不太好,怕是看热闹的人都要走了,就卖一点力气叫一叫座,于是痛打了一阵鼓,喷了几口酒在团圆媳妇的脸上,从腰里拿出银针来,刺着小团圆媳妇的手指尖。”

这些行为,正是怪诞现实主义里中的狂欢话语“脱冕”,无视封建社会中的神鬼统治,似乎是本能无意识的,却透着与封建权威角力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一经诱发,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 四、死亡话语

巴赫金认为,“正像事物的灭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样,新的、大的、更好的事物的诞生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前者转化成为后者,更好的使更坏的变得可笑,并消灭它”。作者对生死的必然性有着明确的认知,人从一出生便开始了走向死亡的旅程,对于国民的愚昧和无知,作者并没有嘲讽而是在描述中倾注了无限的同情。福楼拜说:“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在《呼兰河传》文本中,儿童的视角话语虽然令人发笑发怜,但滑稽带着些许凄冷的笔触,让人在苦笑之后,自然而然地思考其深层的生命意义。

“团圆媳妇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据他家里的人说,夜里睡觉,她要忽然坐起来的。看了人她会害怕的。她的眼睛里边老是充满了眼泪。这团圆媳妇大概非出马不可了。”平静的笔

弄和打发自己的哥哥去安排后事。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冷漠和无情。

到了最后,老老实分的匡超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自私虚伪冷漠的人。他还学会了夸夸其谈狂妄自大和自吹自擂。不但用莫须有的荣华富贵把自己的亲哥哥和嫂子哄的团团转,在别人说到选家的时候,他把自己吹得无人能及。在牛布衣戳穿他的“先儒”时他却胡乱狡辩。说到自己的工作时更是吹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

那么是匡超人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是社会的大环境把他影响成一个这样的人呢。我们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固然环境的影响是前提,但是更是由于他自己不洁身自爱,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急功近利所决定的。能够奋发向上固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然而如果没有选对奋斗的方向和目标,那么只会越行越远。不能把自己的努力和名族、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那么最后只能堕落成极端的自私主义。匡超人是一个可悲的人物,他不能也不想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一味地随波逐流,那么等待他的谁知道是第二个张铁臂还是第二个潘三爷呢?社会的悲哀,教育体制的悲哀,个人性格的悲哀!

### 参考文献:

-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延安人民出版社.
- [2]洛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M].人民文学出版社.

触下面,却是对旁观者的无尽谴责。只有“我”这个儿童,才知道她并没有病。趁着婆婆走开的时候,她还对着我说,“等一会儿你看吧,就要洗澡了。”预示性的话语渗透的是无奈,在多重的折腾下,终于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死了。领着送葬的有二伯和老厨子,好像两个胖鸭子似的,走也走不动了,又慢又得意。

作者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人最终都会走向死亡,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如行尸走肉般活着。作者的经历,以及女性的直觉使得她不断的追寻生与死的哲学,在她的文字里,生是为了警示人们关注国民的生活状态,死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生命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1]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
- [2]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4.
- [3]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51.
- [4]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31.
- [5]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96.
- [6]文学理论学习资料[M].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93.